

茅盾主編

華談

半月刊

2



本刊委託

國際印刷公司印刷

本公司承印
雜誌：均由
海內外各大

廠址：七姊妹馬寶道
電話：二〇〇八九

大善速廉
宏完迅低
模備貨費
規設起印

華談 (半月刊)

第二期(三十年九月十六日)

主編 茅盾

社長兼
督印人 曹克安

發行所 筆談社

總經理 星摩書店

香港永和街廿八號

印刷所 國際印刷公司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西文地址

Belles Lettres

P.O. Box No. 1303, HONG KONG

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每册零售港幣二角

定價

時期 定價 費 港澳郵費 南洋郵費

全年(廿四期) 二元四角 二角四分 六角

半年(十二期) 四元八角 四角八分 二角

筆談

第 二 期 目 次

兩週間

龍戰與鷄鳴

郭沫若 (一)

雜感

兩種靈魂

胡風 (五)

隨筆

憶鳳閣

無垢 (六)

戰時日本的文化動態

林煥平 (六)

故掌

羿樓日札

柳亞子 (二)

客座雜憶

形天 (三)

聞軼

菰蒲室雜記

尙庵 (三)

關於浩加·拉斯勒丁的

故事

戈寶權譯 (二)

蘇德戰爭第一天：蘇聯·沙巴達作費凡譯 (三)

遊記

昆明點滴

鳳子 (三)

印象

千萬里外的懷念

鐵生 (三)

兩同志 (小說)

阿美尼亞·特米疆作 (四)
柳無垢譯

詩

斑鳩外二章 (一) 梅林 (五)
讀史 (二) 陳此生 (五)

書報春秋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文 (六)

法蘭西崩潰內幕

立 (七)

納粹德國的宗教如此

亮 (六)

雜

「夥頭」

文直 (三七)

妙聯二則

明 (三)

法國革命空氣濃厚

民 (四)

納粹人員之惡魔的生活

文 (元)

時論拔萃

百年前的新嘉坡華僑

劉強 (三)

自流井

朱傑 (三)

插畫

秋 (正文前)

歌者的家庭 (廿五頁前)

編輯室

這一期出版的時候，「九一八」這慘痛的紀念又在眼前，想到了東北的同胞這多年以來所受的茶毒痛苦，同時又想起了他們這多年以來英勇不屈的鬥爭，我們謹致最誠摯的懷念與致敬。

沫若先生的「龍戰與鷄鳴」飛航過程凡兩週之久，以至不能在創刊號上與讀者諸君見面。但幸而能在二期刊出，似乎仍得感謝飛航之力。讀者來信，希望本刊能闢「信箱」一欄。當然我們願意。但因其他刊物都有「信箱」，我們打算把我們的「信箱」，略略定一個範圍，以免「同業競爭」。範圍是什麼呢？（一）對於本刊內容的意見，（二）個人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願意提出來供大家討論的，（三）看到社會上一些現象覺得有提供大家注意研究的必要的。至於專門的學術問題，以及現實的政治問題，還是請投到其他刊物的「信箱」去。

本刊的「信箱」打算作為讀者發表意見的園地，除上舉第一項有須編者作答外，其餘只代發表，不一定要編者來插嘴，我們倒是希望讀者大家利用這「信箱」交換彼此間的意見，或展開對於某一問題的討論。

（九月二日）

納粹的鐵蹄到了德森伯河邊。怒吼的德森伯攔在前面，巨人似的放得薩和基輔歸併於後，中間是烏克蘭的焦土和「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的游擊隊，我們試想，納粹將何以自處？

第一次五年計劃之花的德森伯大水閘，已經破壞了！蘇聯抵抗的決心有如此者！一向依德森伯大水電廠供給動力的烏克蘭工業不免受到一點影響，但這在蘇聯的國防工業上，自然不能視作致命的打擊。

英蘇的伊朗進軍，三天就把伊朗局勢澄清起來；這次神速的行動一舉而得五益：鞏固了蘇聯的側翼，穩定了中東局勢，從納粹魔手下救出了伊朗，堅強了土耳其的地位，英蘇軍事動作取得了初步的聯系。

納粹鐵蹄下的巴爾幹已是一鍋沸

水了。反納粹的破壞怠工，乃至武裝反抗，到處蠶起。在法國，維希政府的殘酷的壓力並不能消滅人民的反納粹的鬥爭，鐵路破壞事件愈來愈烈，「反共志願軍」發出的第一彈却射在法奸賴伐爾的肝部，這真是極妙的嘲諷，對於那些賣國求榮跟在希特勒背後喊反共的好徒。



北歐人民的英勇的反納粹鬥爭也不讓南歐人民專美於前，挪威人民尤足為表率。

甚至侵略者自身也從內部腐爛了：義國軍官士兵在岩洞內開會，策劃反納粹，義國人民之心恨納粹，更為早已週知的事實。

冬季既近，納粹心目中的勝利尚一無把握。八月下旬希墨會議，除了發出誰也不要聽的所謂「新秩序」的四點原則，據說主要還是商量如何準備前綫士兵的冬衣。這大概也是納粹慣吹的所謂「按照預定計劃」罷？

這次希墨會晤後的公報中竟無一字提及軸心小伙伴——日本。同時，日美談判却因近衛之一封親筆信而引起了各種推測。本刊出版時，大概這回葫蘆早已揭曉。

蘇院前線，據說我軍最近取了攻勢，這是不是大反攻的前奏呢？

今年的孔子誕辰，似乎各處都有比去年盛大的紀念會。但讀了各式各樣的演詞，不禁悠然起了一點感想：周朝孔丘字仲尼者的真面目現在還是需要有人來「發掘」。

(九月二日)

龍戰與鷄鳴

郭沫若

昨晚的一陣驟雨，使這煉獄的山城，突然化爲了清涼境地。在敵機連續不斷的盲目轟炸，尤其是爲紀念「七七」特別流了幾天熱汗之後，得到了這樣的境地，加倍地領略着苦盡甘來之感。天像高了一些，大江南岸的連山似乎轉青翠了。最難得的是這一陣陣的說強也並不算強，然而也並不微弱的風，使人滿喫着無限的涼味。

十點鐘了，陽光帶着幾分秋意。在前兩天約略是在防空洞裏碰悶睡的時候，今天却能坐在裸體的一片肋骨剝露着的樓房裏，就不十分詳細的世界地圖，查看蘇德戰爭發生以來的形勢。真是難得的事。

季龍來了，談了些工作上的話，並就國內國外的情形交換了一些消息和意見，最後他把汪精衛的近作，一首七律，給我看丁。

「憂患重重到枕邊，星光燈影照無眠。夢回龍戰玄黃地，坐曉雞鳴風雨天。不盡波瀾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先賢。郊原仍作青春色，詠盡山川亦可憐。」

季龍說：這詩是從衡山先生那裏抄來，題不知道是什麼。並指着「如含瓦石」四字問我：這有什麼典故嗎？衡山先生也不知道。

但關於這，究竟有什麼典故，我自己委實不知道。要說就是用的精衛含石填海的故事吧，又多了一個「瓦」字，和「愧先賢」的念頭也連接不起來。要說有什麼錯字吧，音節上看來，似乎也不像有。因此我便生出了一種解釋，便是取其與含珠玉爲對的汪記的新感覺。

古人的習慣，人死丁在口裏有含玉的一種禮節，被含的玉就叫作「含玉」，那玉的形式有時候是珠，有時候似乎是蟬。莊子上有一段儒以詩禮發塚的故事，一位大儒和一位小儒根據古詩中有「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的指示，便去盜發塚墓，偷那死人嘴裏所含的珠。

這習慣的起原大約也不外是尊重貨幣的意思吧，因爲珠玉在古本有一個時期是貨幣。但在後來的解釋

是稍稍變了，以爲珠玉的精氣可以使人不朽，死人口裏含了珠，含了玉，他的肉體便可以永遠保存。

這習慣不用說是有珠有玉可含，而且有安逸的享受的那種人的習慣。這習慣雖然早就廢了，但現今能夠發計告或在報上發哀啓的人是依然保存着「親視含殮」或「不克親視含殮」的那種字樣的。

汪精衛是僅有含珠玉的資格了，單是最近在□□的宮庭裏去朝覲了一次，便得了三萬萬圓□幣的叩頭錢，他要在嘴裏含含珠玉或率性「玉食」一下，大可不成問題。

然而無論是怎樣的卑劣無恥或窮兇極惡的人，似乎也總有天良發現的一個時候。尤其是在晚上睡不着覺，在清冷的夜氣中橫陳在枕席上輾轉反側的那樣的情形下邊，一縷的天良，更具體點說便是慚愧和悔恨的念頭，是有偶然發現的可能。

汪精衛的這首詩，分明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做出的了。在枕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無限的往事像波瀾一樣重重疊疊的湧來，要想不想也不由你不想，眼睜睜一直坐到天亮。年青時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往事，單身赴北京行刺時的往事，在中山先生的病榻旁筆錄「總理遺囑」時的往事，在北伐期中以國民政府

主席的資格受武漢民衆熱烈歡迎時的往事……毫不誇張地真真是「不盡的波瀾」。

但是現在呢？

他這詩必然是在赴日朝覲以前做的，由那「郊原仍作青春色」句看來，大約是在四五月的時候吧。地點呢，說不定怕就是南京城外中山先生陵寢所在的陵園。汪的公館在那兒。那時正是汪逆極端受日□冷視的時候。以被冷落了的心情，睡在那樣令人足發深省的地方，又偏偏睡不着覺，那怎麼能夠不發生一點慚愧的念頭呢？他分明感覺着「愧」了，所「愧」的「先賢」說不定就是指的中山先生吧。中山先生臨終時所說的「我死後，敵人一定要以種種的方法來誘惑你們」的那番警告，當然是會被想起的。

這樣追究起來，「如含瓦石」的意義，似乎可以充分的了解了。那是汪精衛在那被發覺了的天良一線的光照之下，他自己也明明感覺着是一條朽敗了的死屍了。他睡在床上，實際如同睡在墓裏，但已腐爛透地，惡臭衝天，口裏所「含」的當然不是珠，不是玉，而是「瓦」，而是「石」。

這天良的發現其實就是社會的正義對於姦惡小人的「一種責罰」。奸惡小人無論在肉體上怎樣的安富尊

榮，而在精神上總要受無形的鞭撻。汪精衛的詩算又提出了一個證據。

我把這番意見說出了，季龍在大體上表示同意。但他說汪精衛或許不會有這樣的深刻，不過我們是有充分的自由作這樣的解釋的。他又指着最末一句問：這『酖毒山川』四個字也有問題，『山川』是被酖毒了，但把『山川』『酖毒』了的，在汪精衛的心目中不知道指的什麼人。

——他不是「反共」嗎？

——總不免太勉強了吧，這是良心發現時說的話，大約依然指的是日本。

——我看再將來□□打算不再要他的時候，儘可以把他這四個字來鍛鍊成文字獄，說他誹謗「皇道」。

——怕難免。——季龍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說：

——我前幾天在一位朋友家裏看見你寫的一付對聯。

——是那「龍戰玄黃瀾野血，鷄鳴風雨際天聞」吧？我沒等他說完便接過了來。

——對啦，他說。那對聯是成句，還是你自己編的？

——是從我的一首舊詩裏面摘錄下來的。

——我覺得和汪精衛這第三第四兩句太巧合了。

——這些是很熟的典故，我看是不足怪的，說不定在前已經有人用過。我的詩是兩年前做的，並不會發表過，只是要把那兩句摘下來替朋友們寫對聯，兩年來怕已寫過好幾十付。

——你那全詩是怎樣，率性請你抄出來看麼。我順手把案頭的一張信箋拉來寫着：

「依舊危臺壓紫雲，青衣江上水殷殷。歸來我編三楚，叱咤誰當冠九軍？龍戰玄黃瀾野血，鷄鳴風雨際天聞。會師鴨綠期何日，翹首嵩高苦憶君。」

我一面寫着，一面說：我這詩是前年三月回嘉定的時候做的。嘉定城的東北角上，大渡河同岷江合流。順流而下，有凌雲山，烏尤山，馬鞍山，在江的北岸駢列着。烏尤山的景致最好，據說就是秦時的蜀郡太守李冰鑿離堆以禦濫水之患的離堆，濫水就是沫水，就是大渡河了，現今一般是稱為銅河，因為上游有銅山，就是鄧通鑄錢富埒天子的資源地。烏尤山的絕頂上，臨江有一座爾雅臺，是漢武帝時的轅爲舍人郭氏注爾雅的地方，失掉了他的名字，後人誤傳爲郭璞，其實郭璞是沒有到過嘉定的。我這詩就是登爾雅臺的時候做的。詩意側重在感事懷人，對於當前的風物差不多沒有說到。我後來又做過一首「寺字韻」的詩，

那就側重在風物上了，我率性一並把他寫出。

「雨餘獨上烏尤寺，遍山盡見趙熙字。鳳苟如鶴鷄如羊，毛角尋常何足異。樹閉隱隱見來岷，水光山色香闌闌。李冰功德逾海通，竟使滾水爲之馴。爾來已越二千載，堆趺猶有髣髴在。江流萬古泣鬼龍，鞭撻靈龜入滄海。漢代子雲與長卿，諒曾拆骨並心驚。只今爾雅高臺古，無人能道舍人名。」

——兩首詩都很有意思，——季龍說。——這趙熙，就是前一向到重慶來會蒙黨國要人歡迎過的那位老先生嗎？

——是的，是前清翰林，曾經做過御史，詩和字都很好。不過他的字在烏尤山上却是刻得太多了，多則未免免俗。

——你這登爾雅臺懷人的一首，是寄懷的北邊朋友吧？

——是的，是寄懷第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玉階。十五年北伐的時候，我們第一次在漢口相見，那時候玉階先生才從德國回來，到政治部來訪我，穿着一件毛藍布大褂，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位鄉下的村長。最近的一次分別也是在漢口，是大前年武漢撤退時僅僅兩天前的事，那時候恩來先生和我同住在鄱陽街，玉階乘飛機來武漢，便在我們寓裏住宿過一夜。在他臨走的那天，是十月二十三號，出乎意外地，他竟寫了一首白話詩給我留別。詩題「重逢」，內容是：

「別後十有一年，大革命失敗，東江擺別，

抗日戰酣，又在漢皋重見。
你自敵國歸來，敵情詳細貢獻，
我自敵後歸來，勝利也說不完。

敵深入我腹地，

我還須支持華北抗戰，

並須收復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別，相見——

必期在鴨綠江邊。——季龍稱讀着。

——真是有氣魄。我沒想出十一年不見，他公然會做詩了。他這詩是用墨筆寫的，我替他裱背了起來，此刻放在鄉下，將來有機會時我可以把給你看看。

——這個是值得保存的紀念品。

——我對於武漢有一種特別的懷念，大約北伐時主要的工作地點是在武漢，抗戰以來也是在武漢比較做了一些工作的原故吧。我覺得他比我的故鄉嘉定，尤其值得令人懷念。珞珈山你是到過的，就拿東湖來說，我覺得是遠勝於杭州的西湖。

——那兒夏天特別好。特別是魚多。

——可惜西湖東湖，現在都是日本□□在那兒享福。

福。

有不相熟的朋友來訪，我們的話便被中斷了。

窗外突然有小孩子的聲音在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由樓頭望下去，看見街道上有十來個小朋友在作行軍的遊戲。

（七月二十七日）

憶鳳閣

無垢

鳳閣，是從蓮那裏，我得到了你的惡耗。她沒有特意驚惶地跑來告訴我。在一個午後的閒談中，她靜穆地說：『你知道嗎，鳳閣死了。我也是兩星期前從沅那裏聽來的。聽說他被槍斃了。他一向在山西決死隊中工作，後來調到另一個地方去，路上受舊軍包圍，先被囚了好些時，後來便被槍斃了。他死去已有一年了，還是在山西新舊軍衝突的時候被捕的呢。』

鳳閣，你死的是一個不平凡的死，但是我却在你死了一年後才得到這惡耗。你死的是一個複雜的死，但是我却不知道你死在那一天，死在那一塊土地上。

我記得我第一次認識你時是在一個座談會上。討論的是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你帶着石家莊的口音領導這個討論，你講話時嘴角邊老掛着微笑，熱情在你農民性的單純的眼睛中閃耀。這是一個誰都參加了的，生動的討論。開會後我們連手也不拉，點點頭，便相識了。

我早也知道這是一個人剝削人的社會。我早也知道這是一個掠奪屠殺的世界。但是你，鳳閣，你介紹給我閱讀新的書籍，你和我作許多問題上的討論，你使我明白人剝削人的制度是怎樣的發展，又怎樣的可以被消滅。你指給我看，歷史有着它的軌道，但人類的努力和覺

春秋書報

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蘇聯卡達耶夫作

曹增華譯

文學出版社印行

港幣一元五角

蘇德在烏克蘭之戰，吸引世人很大的注意。八月中旬之初，德軍攻勢甚猛，人皆爲蘇聯捏一把汗。但我們須知蘇德戰爭不僅是飛機對飛機，坦克對坦克，也不僅是深度防禦對閃電攻勢，蘇德戰爭最主要的一點，乃是政治認識極高，有訓練有組織，而且手握自己命運之蘇聯民衆，對被麻醉被強迫，被奴役之德軍作戰。估計蘇德的前途而忽視了這一點，便無是處。十月革命後，德軍聯合沙皇的反動軍官，以及烏克蘭的資產階級地主，也曾深入烏克蘭，當時幾乎是赤手空

醒，可以推動歷史的輪子，縮短掠奪和屠殺的時間。是你，那樣的要求我必須自信，在社會的意義上來發展自己，把人類的未來，當作個人生活的強有力的保障。

是一個初春的早上，我到你的宿舍中去找你。工友帶着未消的餘驚對我說，『X先生被抓去了，臨走時他要我關照你一聲。』我在陰冷黢黑的小室中等待着，一小時又一小時的，等看守所的勤務兵送來有你筆跡的字條，說你收到了我送上的餅乾和衣被。當我和梅在深夜裏躺在滿是臭虫的土坑上，屏息地期待白日的來到時，我們聽見隔院你和你的同伴們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激昂的歌聲，接着是看守人的吡叱，鞭打。北平的春是美麗而溫和的。但在看守所中，寂寞而又磨難的日子不但沒有把你消損，却更加强了你的意志。你說，『我可以犧牲我的一切，但却不能改變我的思想。』

你是結了婚的人，但你過着獨身者的生活。你是舊式婚姻，封建制度的犧牲者。你告訴我你的父親和母親怎樣地愛你，怎樣的節省自己的一餐飯，一件衣，把你送上學校。你告訴我你怎樣的在十二歲時便被結了婚，妻那時却已二十多歲的女人了。那時你明白什麼叫愛情，叫性慾，叫婚姻。只因爲石家莊的風俗，你便被結了婚。你怕回家，怕看到惱怒你的父母，怕看到『不相識』的妻子。但是你不忍和她離婚，因爲在她，離婚等於宣佈她的死刑。你同情她的痛苦，因爲她，正同你一樣，也是舊禮教的犧牲者。但你又不願意過着雙重性的生活，有夫妻的關係而沒有伴侶的愛情。

你是來自農間的。你能告訴我各種蔬菜的名字，各種穀物的性格

窮的烏克蘭民衆經過艱苦的鬥爭，終於把侵略者趕了出去。何況現在蘇聯的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已經有二十多年生息教養建設的基礎！

卡達耶夫這部小說，『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就是當年烏克蘭人民如何趕走德國侵略者的「史詩」似的傑作。關於此書的內容與形式上的卓越優美，譯者的長序中已經講得很明白，無須我再來畫蛇添足。我只想指出一點，即關心蘇德戰爭的人們，如果要深切了解蘇聯的抵抗力有多麼深厚偉大，要了解蘇德戰爭與德國去年在西線的戰爭有何根本不同，要知道希特勒使蘇何以是自投死地，則看了這部小說，一定大有幫助。（文）

法蘭西崩潰內幕

法國莫洛華作 趙自強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國幣一元

去年夏季，西線戰爭僅一月，法

。你有着農民的苦痛，但也有着農民性的純樸和熱情。在你，思想和行動是一致的。雖然你也有着小資產知識份子的傷感，悲哀和矛盾，但你是農民性地和氣忠厚，質樸地勇敢堅決。

我還能看到你，鳳閣，就像六年前一般，在討論會或是讀書會上你講話時的微笑的面容和姿態。你的演講沒有詞藻，質樸，明瞭，具體，就像你的性格一般。我也還能看見你，你穿着藍布褂子，步行着去到學校附近的村子裏，和農民苦力們談話，你用他們的言語來啓發他們，你使他們明白，他們的苦痛不是因爲前生的罪過，而是因爲人剝削人的制度。

我又何曾忘記呢，鳳閣，我們曾在學校裏的柳陰道上，月光下，走着又走着，因爲我們都是愛散步的。我們談着那個已實現了的，沒有剝削掠奪的社會，討論着當世界上只有一個社會制度，不再有人與人間的爭鬥時，人類的精力又該用來幹些什麼樣的事業，那時候，文學的內容和主題又將是什麼，那時候，婚姻，愛情，性道德的標準又將是怎樣的。

我又何曾忘記，在你出獄後我們第一次相見的那晚上，我們又踏上西院荷花池畔的小徑，默默地繞行着。天上沒有月，也沒有星，只有勁峭的風在吹。你終於開口了：「寂寞是可怕的，隔離的生活是最寂寞的生活。沒有書籍，沒有報紙。有多少次，我想着李寧，我想着盧森堡，想着他們曾如何在囚禁中，在放逐中生長堅強，來安慰鼓勵我自己。我聽着小麻雀在院子裏的枯樹上『雀雀』地叫，從這個枝頭飛到那個枝頭。我幾次的問自己，如果我背叛了我的信仰，我的身體自由了，我的心靈是不是會同麻雀一樣的輕快的呢？囚禁的寂寞和磨難是難熬。但是我一次次地克服了自己，對自己說，縱使要犧牲

蘭西卽告崩潰，舉世震駭！真正「出乎意料之外」！於是議論紛紛，都來推斷這個法蘭西帝國何以這樣不中用。直到現在，還有人以爲這是因爲法國有共產黨之故。

法蘭西何以這樣不經打？早就有個蘇聯作家愛倫堡寫了長篇的報告文學給一個解答了。不過這位「愛倫堡同志」自然是共產黨，他的看法，「相應又作別論」，人們自然不免將信將疑。

可是，法國自己人莫洛華也來寫一本書了。這位先生如果僅是一位法國著名作家，那倒也罷了，偏偏他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的軍事聯絡員，並且在這次大戰時他又再作「馮婦」；這一種資格可以保證他一不是共產黨，二不是「別有用心」的人物，他的看法，大可以叫人無保留地

性命，也得堅決。想一想更多人更大的苦難呵。

如今，鳳閣，你被囚中寂寞磨難的日子忍受了過來。如今，你用你的血肉來和泥土凝合，壩平歷史曲折的道路。在你面對着死亡的一剎那，你定然是鎮靜而且堅決的，因為你明白，沒有血肉凝成的泥土，歷史的道路是填不平的。

還是六年前呵，鳳閣，我們相聚在一起。我們匆匆地握別時，決沒有想到這會是永別，因為我們都年青，壯健。你會那末樣的向我可憐，要我自信，担心我在這歷史的洪流中，失落了自己。生活使我們沒有機會重聚。只從朋友們間接的消息中，知道你參加了山西的犧牲救國同盟。中日戰事爆發後，你加入決死隊，並且在報上登廣告，要你學校時代的朋友前去和你一同工作。雖然我們相隔得那末遙遠，在漫長的抗戰四年中，我們沒有通過音訊，但你是常在我的記憶中。因為，在舊日許多一同工作的朋友中，不動搖，不退却，生活和思想一致，而又站在抗戰的最直接的鬥爭中的，却只有你一人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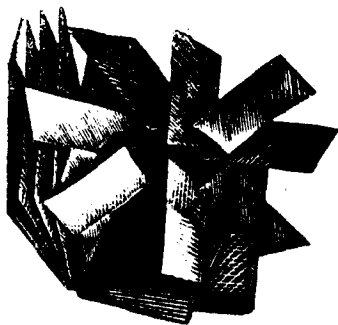
但是，鳳閣，我知道你是毫無怨艾地死去的。你不會因為你沒有死在敵人的陣地上，敵人的砲火中，而傷心的吧。因為在民族解放的殘酷漫長的鬥爭中，歷史的悲劇也得用我們的血終結的呵。你不會自私自利地、寂寞地生活過，因為你是羣中間的一個。如今，你也不是寂寞地死去的：倒不是因為還有許多人遭過了同一種的死，而是因為還有千百萬的伙伴們在繼續你的工作。你是依然活着的。

在這南方流亡者們羣集的小島上，鳳閣，我憶念着在北方的你，憶念着這在鬥爭中犧牲了的你。我沒有淚。我也沒有嘆息。你活着會完成更多的工作。你活着，會因着這擴大了的，全世界人類兩個陣容的大決鬥，而更加努力地工作的。我要記憶着你就像你活着一般，并且要試着負起你這一份被剝奪了的工作的担子！

八月六日

看一看罷！

這是一本有味道的書，雖不是小說，却跟小說同樣的「富於形象」。牠又是實錄。所以也有「史料」的資格。但自然，也正因其是作者親身經歷的實錄，所以對於法國何以如此迅速崩潰的內幕尚不免有些見木而不見林，——即深刻不足。但無論如何，它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了一點，法蘭西之崩潰，正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政治上的腐化，開倒車，是最大的原因！（玄）



昇樓日記

五子

四、國父致蘇聯遺書

國父孫先生臨命時，有遺書致蘇聯同志，今錄其全文如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事業，移交與被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爲達到此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

昆明點滴

鳳子

立了一個冷落的街口，不經意地從一個山頭望過去，同樣地是一片天藍，幾朵停雲，如叢棉，如織錦，是一件精緻的經過人工般的藝術品，如同在溫習記憶中的一幅水彩畫，這不就是昆明麼？

可是，昆明却在雲天的那一面，我已飛來到萬重關山之外了。第二次重遊，增加了我許多憶念。除了在西山海子邊流連了兩晝夜以外，日子都在忙亂中送掉。然而這一次重遊昆明，使我多懂得了一點事，多認識了一些人，也增長了一點點見聞。

昆明變了，變的更穩靜，像一個成熟了的大姑娘，不苟言笑地作她份內的事。新的馬路開闢了，新的建築排列着，電影院前經常懸着客滿的牌子，咖啡室裏醞釀着一片烟霧，淹沒了青年人的笑語。

黑雲遮過了半個天，也許就有一陣暴雨，而太陽却偷偷地從雲縫裏露出半個笑臉。街上來往的人，永遠掛着一把晴雨兩用的傘，從容地走着，昆明的雨季是平靜的，安閑的。

驟馬鈴聲劃過街心，這是古城的惟一的一點點綴。

從水路走高峴村上西山，帆船搖上滇池，穿過大觀樓，湖水

百年前的新嘉坡華僑

劉 強

一、新客及僑生
每年我國商船必於
基督誕前來星，至六月
而後北返。來時必有馬
來艙板守望入報，僑胞
異常欣忭，船停港時，
每日必有小舟赴商船起
卸貨品，運載搭客，來
往不絕。亦有登船探詢
國內消息者。船未抵港數英里時，
必有小舟一隻向其行駛，引其入港，
商船艙面新客如林，舟中之人大
喊，探問家中一切情形。第二商船
抵港時，情形稍遜，但仍不減熱鬧。
故商船抵港之首兩日，多不能經
營任何商業。

新客抵港後，即分乘小舟登岸。
每舟載五六十人，非常擁擠，幾
無隙處。既抵岸則歡迎者如雲之集，
遇親友則倍為欣忭云。

除新客外，尚有僑生子女，其

和海水平一樣的綠，湖中心的風吹起點點白浪，船在搖曳，人便像飄到了海裏。沿滇池有六個縣份，一個船戶靠走這幾個縣份便可以吃着一生，并且傳之子孫後代。我常常在這些青衣紅褲赤腳拖辦的船娘們的身上寄托過一些不經的幻想，從幻想中描畫過一些傳奇式的人物和故事，然而也就像湖面上飄浮着的一根水草，不知什麼時候便被一隻飛來憩足的鳥嚥去了。水草生不了根，幻想也就同山頭的白雲似的，來去無蹤跡。

高峴村可以吃鮮美的魚，村裏有許多新式建築的別墅，在一家別墅裏，我認識那別墅的主人M公。有五十上下的年紀，頭髮却全都蒼白了，那身段，面型，給我第一個印象就好像是在那兒見過似的。M公目光閃爍，談吐極有風趣。他懂得很多東西，音樂，圖畫，戲劇，文學，他都能發表一點意見，或是下一個斷語，雖然斷語都是很固執的。在事業上有過很高的成就的人，大概對於一切事態的看法都很認真，成見很深，尤其是有了一點年歲，心情有時就像個孩子，是稚氣的可愛的了。

他能唱歌，也可以哼點京戲，曾有一次在他邀請的票友集會裏，我聽過他唱了段演戲。演戲韻味近似秦腔，他唱來使人聽的很入神。話劇看的不多，看過曹禺的雷雨，認為太技巧了。

有許多次，他同我談起組織職業劇團的問題。他希望我約些朋友往滇西走走，滇西的邊民生活和土司組織，都是可以入戲的。其實作爲搜集材料，和觀察民風，我們從事於戲劇工作的人，

母多爲馬來婦女，此種子女每傳其父之生活習慣服飾，與由華移殖南地者毫無差別。但僑生子女不若新客之活潑，即其毅力亦較遜。惟易受啓迪，較通經商，多在英人貨倉，銀行，商號，等處服務。服裝非常雅緻，素性尤好清潔，鮮有從事手工者。

二、大火

因分子之複雜及操行之失檢，遂有意外事件之發生。時星洲賭風方熾，燈節之前尤甚。一八三零年春夏歷正月十三夜沙朥越賭店，因賭失火，時方七時半，各戶尙有鳴爆者，火勢因而蔓延至嗎吉街及腓力街，火三日不絕。

初華僑率孩童觀走馬燈，鼓樂之聲震動全市，忽告失火，商人號拋貨品戶外街中，阿芙蓉多棄悉擲路上，美酒橫流如川。當時並無救火機，僅有犯人挑水桶而已，故火